

最畅销

中外
名著

名家导读本

全彩青少版

Notre Dame
de Paris

巴黎 圣母院



曹文轩大力推荐!

[法] 维克多·雨果著
子锐编译

吉林出版集团
有限责任公司

樊发稼、安武林、谭旭东、李学斌

四位资深儿童文学名家作序推荐

最畅销中外名著
名家导读本

全彩
青少版

这是一套适合青少年朋友阅读的中外名著。丛书立足原著，忠实原著，比原著更具有平易性与亲和力，其文学色彩与阅读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，是一套让广大青少年朋友能真正接触文学、接触经典的好书。四位名家的联袂导读，让读者更深入了解原著写作背景与特点；其中的插图也是本丛书一大亮点，把名著的精髓深深融入于现代画风，相得益彰。

—— 曹文轩



日知图书
创造阅读享受

特别
推荐



BooksChina.com
中国图书网

ISBN 978-7-5463-5550-4



9 787546 355504 >

定价：13.80元

最畅销中外名著
名家导读本

全彩
青少版



Notre Dame de Paris

巴黎圣母院

(法) 维克多·雨果◎著
子钊◎编译



吉林出版集团
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巴黎圣母院 / (法) 雨果著; 子钊编译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1.6
 (最畅销中外名著名家导读本)
 ISBN 978-7-5463-5550-4

I. ①巴… II. ①雨… ②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—缩写 IV. ①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99487 号



最畅销中外名著名家导读本 | 全彩青少版

巴黎圣母院

-
- 出 版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(www.jlpg.cn/yiwen)
 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, 邮政编码 130021)
- 发 行: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
 (<http://shop34896900.taobao.com>)
- 电 话: 总编办 0431-85656961 营销部 0431-85671728
- 制 作:  (www.rzbook.com)
- 印 刷: 北京威远印刷厂
- 开 本: 787 × 1092mm 1/16
- 印 张: 14
- 字 数: 150 千字
- 版 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版
- 印 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- 定 价: 13.80 元

原著者简介

雨果出生于法国东部紧挨瑞士的省城贝桑松，他的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一位将军，儿时的雨果随父在西班牙驻军，10岁回巴黎上学，中学毕业入法学院学习，但他的兴趣在于写作。他15岁时在法兰西学院的诗歌竞赛中得奖，17岁时在“百花诗赛”得第一名，20岁时出版了诗集《颂诗集》，因歌颂波旁王朝复辟，获路易十八赏赐，之后写了大量异国情调的诗歌。之后他对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都感到失望，成为共和主义者。他还写过许多诗剧和剧本，几部具有鲜明特色并贯彻其主张的小说。

1841年雨果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，1845年任上院议员，1848年二月革命后，任共和国议会代表，1851年拿破仑三世称帝，雨果奋起反对而被迫流亡国外，流亡期间写下一部政治讽刺诗《惩罚集》，每章配有拿破仑三世的一则施政纲领条文，并加以讽刺，还用拿破仑一世的功绩和拿破仑三世的耻辱对比。

1870年法国不流血革命推翻拿破仑三世后，雨果返回巴黎。雨果的创作历程超过了60年，其作品包括26卷诗歌、20卷小说、12卷剧本、21卷哲理论著，合计79卷之多，给法国文学和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十分辉煌的文化遗产。其代表作有：长篇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《悲惨世界》《海上劳工》《笑面人》《九三年》，诗集《光与影》和《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》，短篇小说《“诺曼底”号遇难记》等。评论家认为，他的创作思想和现代思想最为接近。

雨果死后法国举国至哀，被安葬在聚集法国名人纪念牌的“先贤祠”。

不朽的敲钟人

《巴黎圣母院》是雨果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，是雨果最富有浪漫色彩的一本长篇小说。雨果被称之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领袖。

其实，雨果很早就已经显示出不同于常人的文学才华了。他最早是写诗歌的，而且，很早就出版了自己的诗集。用我们今天的话说，他也是一个很早就脱颖而出的少年作家。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，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诗人。

雨果的《巴黎圣母院》塑造了一个丑陋的敲钟人卡西莫多的形象，并成为世界上极为经典的文学形象。敲钟人虽然很丑陋，但是内心却很善良，也很勇敢，几乎是正义的化身。他保护了美丽的吉卜赛姑娘爱斯梅拉达。小说表现的是雨果对封建政府和教会的强烈憎恨，同时也反映了他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。

非常有趣的是，吉卜赛姑娘爱斯梅拉达非常美丽，她和敲钟人卡西莫多的丑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敲钟人卡西莫多内心的善良、正直和勇敢与他丑陋的外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可见雨果在塑造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时候，多么具有匠心，多么富有创造力。

我非常喜欢雨果充满哲学思想的格言和警句，如“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，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，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。”雨果就有这么一个宽阔而又高贵的胸怀，所以才写出了那么多富有经典意味的诗歌和小说。

安武林

Contents

巴黎圣母院

Notre Dame de Paris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〔第一章〕 | 〔第十四章〕 |
| 6 大厅里的表演 | 115 屈打成招 |
| 〔第二章〕 | 〔第十五章〕 |
| 16 美丽的吉卜赛姑娘 | 121 地牢里的告白 |
| 〔第三章〕 | 〔第十六章〕 |
| 24 出乎意料的婚礼 | 129 从天而降的卡西莫多 |
| 〔第四章〕 | 〔第十七章〕 |
| 33 神甫与敲钟人 | 139 嘶哑温柔的声音 |
| 〔第五章〕 | 〔第十八章〕 |
| 41 聋子对聋子的审判 | 146 陶罐和水晶瓶 |
| 〔第六章〕 | 〔第十九章〕 |
| 47 小袋子的秘密 | 156 红门的钥匙 |
| 〔第七章〕 | 〔第二十章〕 |
| 56 一滴眼泪与一壶水 | 162 甘果瓦与若望 |
| 〔第八章〕 | 〔第二十一章〕 |
| 64 山羊守不住秘密 | 170 圣迹区的乞丐们 |
| 〔第九章〕 | 〔第二十二章〕 |
| 72 神甫与卡西莫多的心事 | 178 好心朋友帮倒忙 |
| 〔第十章〕 | 〔第二十三章〕 |
| 81 两个黑衣人 | 191 法王路易十一的祈祷室 |
| 〔第十一章〕 | 〔第二十四章〕 |
| 90 发现弗比斯 | 200 哭泣的神甫 |
| 〔第十二章〕 | 〔第二十五章〕 |
| 99 临河的窗口 | 209 绝境中的母女相认 |
| 〔第十三章〕 | 〔第二十六章〕 |
| 107 诬蔑之词 | 217 卡西莫多的婚姻 |



第一章

大厅里的表演



巴黎，1482年1月6日。这一天适逢法国人的双重节日：主显节与丑人节。按照惯例，巴黎的司法宫大厅会举行盛大的表演活动，刚刚到达此地的外国使臣们将在这里参观圣迹剧，民众们也将在这里选举丑人王。

司法宫大厅号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剧场。6日当天，这座长方形的宽敞大厅正前方是一座用来表演圣迹剧的大理石台子，台子四角分别站有四名全副武装的卫士，一架梯子无遮无盖地靠在外边，粗糙的梯级就当做上场口和下场口。厅里厅外早已挤得满满当当水泄不通，门口、窗口、屋顶，全都站满了人，有的人顺着墙壁往上爬，有的人往门上爬，有的人坐在塑像上，有的人扶着柱子，还有更多的人已等了一夜，正冒着寒冷在正门楼梯下继续等候，现场的呼喊声、笑闹声响成一片。一位金黄色头发、面孔英俊、身材较矮的漂亮小伙子高踞在柱子顶端的雕饰上领着大家不停起哄，他叫若望·弗罗洛，是圣母院副主教克洛特·弗罗洛的弟弟。

正午12点，到了演出时间，等待观看圣迹剧的人们眼巴巴地望向大理石台子，那四个卫士依旧站在原处，直挺挺地一动不动。外国使臣们还没有露面，大理石台子上仍然毫无动静，长时间等候的市民们牢骚满腹，若望·弗罗洛更是带着大批学生一个劲儿地火上浇油。人们叫嚷着要把台子四角的四个卫士吊起来，那几个可怜虫吓得脸色发白，面面相觑。

就在这时，大理石台子旁边的帷幔掀起，走出一位打扮奇特、手脚颤抖的人。他穿着一件带金扣的黑天鹅绒铠甲，戴着一顶有白银镀

金装饰的头盔，脸上一大把又红又浓的胡须，手里还拿着一支钉有铁钉，饰有长短金箔条的涂金硬纸卷。这个奇怪装扮的家伙亦步亦趋走上前说：“公民女士们！我十分荣幸地宣布，我们要当着红衣主教大人的面，演一出美妙的警世剧《圣母马利亚的裁判》，由我扮演朱比特，等红衣主教大人一到场就马上开演。”

好歹那四个卫士暂且安全了，人们的注意力纷纷转投到这位朱比特的扮演者身上。他的出现真是悲剧，话音刚落，观众们便响起一片咒骂声。

“马上开演！马上开演圣迹剧！”若望·弗罗洛尖着嗓子喊道。另一些待在窗口的青年则怒吼着：“打倒朱比特和波旁红衣主教！”“马上开演！不演就砸死朱比特！”阵阵叫骂声如同汹涌浪潮般一拨拨袭来。可怜的朱比特顿时被吓呆了，脸孔变得惨白，手中的涂金硬纸卷也掉落了，他把头盔摘下拿在手里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红衣主教大人他……”

愤怒的群众不管不顾，仍旧高声叫骂着，有几个学生挥舞着拳头作势就要冲上来。在这危急关头，幸好有人前来解救了他。

那是个站在栏杆里边大理石台子近旁空地上的家伙，这家伙高大瘦削，面色苍白，发色金黄，身着一件破旧的黑色衣服，模样儿很年轻。他走到近前，向台上的受难者做了个手势，叫道：“朱比特！过来！”受难者显然没有听到。年轻人不耐烦地又喊道：“米歇尔·吉博伦！”“谁？谁在叫我？”台上那人转过头来，像是刚从梦中惊醒。“是我！”年轻人接着说，“快开演吧！赶紧满足观众，我负责去请求典吏的谅解，典吏负责去请求红衣主教的谅解。”

台上的朱比特这才透口气，正了正身子向观众们用力喊道：“公民先生们！我们马上开演！”沸腾的人群这才渐渐安静下来。紧接着，一阵悠扬的乐曲从戏台里传出，四个花面文身的角色爬上戏台的粗糙梯级来到台面上鞠躬行礼，交响乐旋即而止，圣迹剧开演了。

演出进行得很顺利，四位角色表演得比较投入。那位瘦削的年轻人一直关注着台上台下，脸上不时浮现出得意的笑容，他叫比埃



尔·甘果瓦，正是这幕戏剧的剧作者。

就在演出进行期间，有个破衣烂衫的乞丐挤进人群。他肯定是从身边别人衣袋里得到足够的报酬，所以才想着找个好地方坐下来，以方便接受施舍。乞丐攀着看台柱子，一直爬到了看台栏杆下边的飞檐上，待他坐定后一探手臂，顿时露出长满脓疮的右胳膊。位于高处的若望·弗罗洛偏巧看到了这一幕，那年轻的捣蛋鬼大笑一声，嚷嚷起来：“喂！这个病鬼来乞讨喽！”

就像是朝着满塘青蛙扔去了一块石头，或是朝着成群飞鸟开了一枪，观众们的脑袋一齐转向那乞丐。乞丐倒不慌张，索性半闭着眼睛，凄惨地叫起来：“可怜可怜我吧，行行好吧。”顶端的若望尖叫着：“啊呀，这是克洛潘·图意弗呀。朋友，你的疮本来长在腿上，怎么弄到胳膊上去了呢？”他边说边朝那乞丐翻起的大毡帽里丢去个小银币。被称做克洛潘·图意弗的乞丐并不躲避他的布施和讥笑，一边灵活地兜住银币，一边继续用凄惨的调儿唱着：“请行行好吧！”

这个小插曲激起了观众们不小的掌声，大理石台上正在表演的四位角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愣怔地看过去。甘果瓦气得双手靠近嘴边拢成喇叭状大声冲他们喊道：“真是活见鬼！快演下去呀！”待演出恢复正常后，这个年轻的剧作者才向那两个打断演出的人轻蔑地扫了一眼。

这场戏不错，虽然情节略显冗长和空洞，但整体来讲还算过得去。甘果瓦好不容易松了口气，他希望这场演出能完美结束，因为这出戏剧能为他换来大笔钱财。

然而，总有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。一直关闭着的司法宫大门忽地开启，接着响起门官响亮的声音：“波旁红衣主教大人驾到！”

宛若一声晴天霹雳！可怜的甘果瓦知道这下完了！果然，波旁红衣主教大人刚一现身，场内即哄闹起来，“红衣主教！红衣主教！”大家热烈而重复地呼喊，观众的脑袋全部转向门口。

红衣主教查理进门后稍作停留，用冷漠的目光扫视一番全场，待场内的喧哗声更加猛烈，他才微微笑了一下。红衣主教身后的“参谋

部”，也就是其他主教和住持们跟着进来，一行人鱼贯而入，好奇的观众不断指点着、辨认着，场内虽然少了喧哗，却满是一片嗡嗡声。甘果瓦根本无力控制嘈杂的场面，台上那出好端端的戏剧哪里还有人观看。

待这批人刚刚坐定，在甘果瓦听来如同爆炸般地门官声音又响起来：“奥地利大公御使先生们驾到！”48名外国使节两两入场，大厅里的嗡嗡声突然无影无踪，一片寂静，观众们全都看向那群身板挺直、并肩而行的达官显贵们。

红衣主教查理似乎对其中一位叫威廉·里姆的人相当在意。这位威廉·里姆的名号不算响亮，只不过是“根特市的参事，领养养老金者”，但他不知是什么来头，虽然一脸病容，却令地位显赫的红衣主教恭敬有礼。

正当这两人行过见面礼又在低声说着什么时，大厅里又出现一位身材高大、肩阔膀圆的方脸大汉，他戴着尖顶毡帽，穿着皮革袄子，横冲直撞地跟在威廉·里姆后面闯了进来。门官还以为是谁的马夫，赶紧伸手拦下，叫道：“喂，朋友！不许进！”“你算什么东西？没看见我是跟他们一块儿来的？”那汉子大喝一声，微一侧肩便将门官撞了个趔趄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雅各·科柏诺。”“身份？”“卖袜子的，根特市的三链记袜店老板。”

门官犹豫起来。通报执政官和市政官们，那还说得过去，但是要通报一个袜店商人，可就困难了。红衣主教如坐针毡，亦不知如何通报才能下得了台。这时，威廉·里姆带着文雅的笑容走过去，用极低的声音说：“就通报‘雅各·科柏诺——根特市执政官秘书’，如何？”

红衣主教赶紧接着吩咐：“门官，为著名的根特市执政官秘书雅各·科柏诺通报！”

可是，他的声音让那个袜店老板听了个清清楚楚。“不对！凭十字架发誓！”他用雷鸣般的声音喊起来，“应该报袜店商人雅各·科



柏诺！门官，你听见没有？一字不多一字不少，我就是卖袜子的！”大厅里骤然响起一片哄笑和赞叹。

科柏诺是平民出身，他那种袜店商人的高傲语气，虽然羞辱了宫廷显贵，却在全体平民的心里唤起了某种庄严的感情。此刻，科柏诺正在向红衣主教傲慢地施礼，红衣主教也不得不向这位威风凛凛的袜店老板还礼，那个威廉·里姆则始终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看着二人。

读者也许没有忘记戏剧开场时那个莽撞的乞丐吧。他正坐在原地，大胆地跷着二郎腿，大厅内几次涌进的喧闹声都没有引起他的过多注意，相反，这个乞丐只是出于习惯不停地向四周观众们喊着：“行行好吧，行行好吧。”当那位吸引众人眼睛的袜店老板走过来坐下时，正好位于那个乞丐的头顶上。科柏诺一低头便像瞧见了老熟人一样，同他兴高采烈地攀谈起来，丝毫不嫌弃克洛潘·图意弗的破衣烂衫和他长满脓疮的胳膊。

这件不寻常的事儿又掀起了一阵喧闹。距离较远的红衣主教闹不清怎么回事，以为是乞丐在乞求施舍，当即大怒道：“司法宫典吏先生，请把这肮脏的家伙给我抛到河里去！”

“凭十字架的名义，红衣主教大人，他可是我的朋友呀！”科柏诺握着克洛潘的手毫不客气地回敬道。红衣主教悻悻然坐了下来，科柏诺得意而又快速地瞥了他一眼，继续与他的朋友交谈起来。

当这种闹哄哄的场面终于告一段落，读者们应该想起那位不幸的剧作者甘果瓦了吧。自从红衣主教进入大厅，甘果瓦就在不断地努力抢救那出戏剧，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力气，随着阵阵骚动此起彼伏，大理石台上的戏剧一次次被迫中断，待到科柏诺与乞丐碰面时，台上的表演已完全停止了。

就像濒临死亡的鱼儿仍想再作一次最后的挣扎，待大厅重新安静下来，甘果瓦想出个补救的办法。“先生，”他侧身向旁边一个模样正派的胖子问，“你希望还要演下去吗？”“什么？”那人没反应过来。“哎，圣迹剧呀！”甘果瓦说。“随您的便吧。”那人马上回答。

剧作者等的就是这句模棱两可的回答，他尽量用不同的声音夹杂在观众里呼喊道：“重新开演圣迹剧呀，重新开演呀！”“见鬼！那边在喊些什么？还想重新开演？”喊声引起了若望·弗罗洛的注意。他身边的大部分学生一齐嚷起来：“打倒圣迹剧！打倒圣迹剧！”

那边的甘果瓦叫得更响了：“重新开演！重新开演！”

这些叫嚷引起了红衣主教的注意，他与威廉·里姆低声商量了一阵，召来了司法宫典吏。

很快，司法宫典吏走到台前做了个手势令大家肃静后喊道：“公民们，为了让希望重新开演的人和希望马上结束的人都满意，主教大人吩咐继续演下去！”

对峙的双方只好让步，不过，他们都把红衣主教埋怨了一顿。接下来的表演简直就是又一场闹剧。一些贵宾仍在继续进场，门官亦仍在不停地报着名号，那嘹亮的声音与戏剧表演的鼓乐声并行着，其中还夹杂着若望·弗罗洛等一大帮学生的恶意吼叫声。好不容易等到所有的贵宾都已到齐，甘果瓦正想松口气时，那个威武的科柏诺老板却又跳了出来，大发一番言论，鼓动大家推选丑人王！

科柏诺说一不二，立即在座位上发号施令安排一切。红衣主教查理知道自己无法控制局面，干脆推说要去做晚间祷告，带着他的“参谋部”全部退出场外。

圣迹剧表演彻底完蛋了！甘果瓦无力回天，只得任由眼前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着。丑人竞选开始了：第一个丑人出现在小窗洞口的面孔，眼睛发红，嘴张得挺大，额头上满是皱纹，他的出现引得观众阵阵骚乱。紧接着，在其他窗口上又出现了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……每一位丑陋的竞选者都会引发一场哄笑。整个大厅里怪脸频出，怪笑频发，那里的每张嘴都各有各的喊声，每双眼睛都各有各的光彩，每张脸上各有一副怪样，每个人各有各的姿态，所有的人都在乱嚷乱叫。

甘果瓦强行忍受着哄闹与嘈杂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大厅里突然掀起一片欢呼：“妙呀！妙呀！丑人王选出来啦！”



确实，这会儿在窗洞口出现一张无与伦比的丑陋面孔。它是继一切五边形、六边形和不等边形的面孔之后，出现在不符合观众幻想中的一种怪异几何图形，根本不需要解释什么，那张面孔上挤出的恐怖笑容立即让全场观众表示同意——这才是当之无愧的丑人王！

科柏诺顿时欢呼起来，刚刚还是另一个候补者的克洛潘·图意弗——那个要多丑有多丑的家伙此时亦只得甘愿认输。是的，我们也要照样服输，我们不要妄想能给读者描绘出什么样子：四角形的鼻子，马蹄形的嘴巴，猪鬃似的赤红眉毛下一只小小的左眼，完全被一只瘤遮没了的右眼，像城垛一样参差不齐的牙齿，坚硬的嘴唇里有颗牙齿如象牙般从唇上突伸出来，还有弯曲的下巴，脸上轻蔑、惊异与悲哀掺杂的复杂表情……假如读者们的想象力足够，就请竭力设想一下刚才描绘的整个相貌吧。

大家高声叫喊着，争先恐后地挤向小礼拜堂，他们把幸运的丑人王推搡出来了！惊奇与赞赏这时达到了最高点——原来拥有那张怪异脸的主人全身都是一副怪模样！一颗巨大的头颅上长满了红头发，两肩之间隆起高高的驼背，当他摇摆走动时，那块隆起部分从前面都能看出来；两股和两腿长得奇怪极了，似乎只有双膝还能并拢，仅从前面看就像两把刀柄相连的镰刀；还有那肥大的两肢、粗壮的双手。虽然眼前这家伙长得奇形怪状，却天生具备一种不容怀疑的坚强、机智与勇敢，显得不怒自威，令人有些望而生畏。对于那条希望“力”也能如“美”一样是从和谐中产生的永恒定律来说，这可真算是个奇特的例外了，他就是民众将要献出的丑人王！

当这个怪物出现在小礼拜堂的门槛上时，他的脸部毫无表情，因为身材的高度与宽度差不多，愈显得他又矮又胖，正如一位伟人所言：“下部方方正正”。从那件半红半紫、散缀着钟形花纹的外衣，特别是那张异常丑陋的面孔上，观众立刻认清了此人，异口同声地大喊起来：“卡西莫多！是那个敲钟人！圣母院的驼子！”“没错，是他！是卡西莫多！那个独眼人！那个瘸子！”

没想到这个可怜人居然有这么多绰号任人挑选。“孕妇们当



心！”学生们叫了起来。

“或是希望有孩子的女人们当心！”若望跟着喊。

“嘿！这只难看的猴子！又丑又凶！”

“他是个魔鬼。”

“他会从烟囱里乱扔符咒。”

“有天晚上，他跑到窗外向我扮鬼脸，我相信那就是他！”

“真是个令人讨厌的驼背。”

“说不定他还出席妖怪们的安息日会哩。”女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高声谈论着。男人们恰恰相反，他们兴高采烈地冲着那个可怜人使劲鼓掌。

卡西莫多——人们话题的中心人物，此时正庄严而努力地直起身子站在小礼拜堂门口，听任观众们议论。有个学生——我想是罗班·布斯本吧，跑到他跟前大声嘲讽。卡西莫多一声不吭，像闹着玩似的将他拦腰抱起，一下就丢进了十步开外的人群中。

科柏诺惊讶极了，走上前去道：“凭十字架发誓！上帝啊，你是我生平看到的丑人里最丑的一个，就算在罗马你也会像在巴黎一样当选丑人王的。”他说着将手搁到了怪人肩上。

卡西莫多一动不动，科柏诺又道：“你是个好汉。尽管要花费12个新的杜尔里弗，我仍然想请你吃顿饭。怎么样，你意下如何？”卡西莫多还是一言不发。

“凭十字架发誓！难道你是个哑巴吗？”科柏诺没想到会受此冷遇，明显有些恼火。

他的确是个哑巴。这个哑巴此刻突然转身向科柏诺露出牙齿做了个可怕的怪笑，高大的弗兰德人立刻吓得像只巴儿狗在猫的面前一样，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。四周立刻围上来一群或害怕或恭敬的人，一个老妇人正在向科柏诺解释卡西莫多是个哑巴。

“哑巴！”镇静下来的袜店老板肥胖的脸上又挂起了弗兰德式的笑容：“凭十字架发誓！他可真是十全十美的丑人王呀！”

“喏，我认得他。”若望也喊了声，为了能够走近些看清怪人，

他从柱顶上下来了，“确实是我那位副主教哥哥的敲钟人。你好，卡西莫多！”

“该死的狗东西。”被丢进人群的罗班·布斯本全身发痛，嘴里正咕嘟着，“出现时他是个驼背，走路时他是个瘸子，看着你时他是个独眼，同他讲话时又是个哑巴！他还要那根舌头有什么用？”

“他不是哑巴，但他几乎是个聋子，是敲钟敲聋的。”一个老妇人接道。“那还不如生来就哑了呢。”若望说了句。“幸好他还有一只眼睛。”罗班·布斯本揉着身上的痛处说。“不，有一只眼睛比完全瞎了更糟糕，因为他会知道自己缺什么。”若望严肃地说。

现场所有人，包括所有的乞丐、所有的仆役、所有的扒手都与学生们一起列队而行，到牧师的贮藏室里找来了纸糊冠冕和大袍子。敲钟人卡西莫多毫不在乎，听任众人七手八脚地给他穿戴，怪脸上似乎还带有不易察觉的一丝骄傲、一丝温顺。

装扮完毕，人们让他坐进一顶戴花纹的轿子，12个愚人之友的会员将轿子扛上了肩头。看见自己一双粗陋大脚下那些端正漂亮、健康壮硕的会员，那张高高在上却无比丑陋的脸上突然有了一种傲慢与狂喜。

喧闹的队伍出发了，花纹轿子先是在法院所有的回廊上绕行一周，然后才转到主街道上游行起来。

